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辨言卷六十九

七至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錄監生臣陳春熙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七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三三

離下
坎上

伊川先生曰既濟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為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為用矣各當其用故為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

易傳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伊川先生曰既濟之時大者既以亨矣小者尚有

一有

未亨也雖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語

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為亨之小也利貞處既濟之時

一无之時字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

濟極則反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已濟難為既濟方將濟難為未濟名卦之義甚明然則既濟之亨可知矣易六爻有應

者八卦既濟未濟居其二而未濟不能濟難者以
既濟六爻皆得位未濟六爻皆失位故也六爻皆
應皆得位在六十四卦之中獨此一卦而已以是
知欲濟者必在有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既濟亨
小者小為衍字蓋緣未濟亨之下有小字故亦誤
書於此又孔子彖言小者亨也因此遂不能去六
十四卦无亨小之義如旅小亨巽小亨是誠小亨
也既濟亨之大者也然則孔子言小者亨也者蓋

濟難大人之事故未濟言小狐汔濟以明小者不能濟故為未濟若既濟則雖小者亦有濟故孔子彖言小者亨也所以別未濟之義也小者如小道小德亦有濟也又如大事雖濟小事亦濟也是皆為小如是則知舉无不濟矣使卦辭有小字則孔子彖辭當以既濟亨小者為句斷下句獨曰亨也殊无義理必以既濟亨為斷句則見既濟亨為文王辭小者亨也為孔子釋之之辭也且大人於難

无所不濟故既濟未濟不必論大人惟既濟之後
雖小道小德皆可亨未濟之時非小道小德所能
亨也故必以小者亨小狐濡尾為別也孔子於小
亨增者也二字即文義與旅巽自不同矣初吉者
既濟无不吉也道窮則變未濟終焉故終亂也既
濟有初吉終亂之象未必濟者皆亂也終亂不亂
則在人耳故聖人慎終如始所以復濟終亂之道
也昔成湯黜夏命之後乃曰茲朕未知獲戾於上

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武王大告武成乃偃武脩文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若是者豈有終亂之道乎是以商周亨國久長由湯武有以濟終亂之道也有其象則卦言之而亂與不亂在人事者

非卦所可盡言也

易說

新安朱氏曰既濟事之既成也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為既濟亨小當為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

然也

本義

既濟是已濟大事都亨了只小小底正

在亨通若能戒懼得常似今便好不然便一向不

好去伊川意亦是如此

語錄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伊川先生曰既濟之時大者固

一无固字

已亨矣惟有小

者

一有未字

亨也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卦才剛柔

正當其位當位者其常也乃正固之義利於如是之

貞

一有正字

也陰陽各得正位所以為既濟也

二以柔

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

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哀亂至矣

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

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

一无日字

惟聖人為能通其

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

傳 並易

橫渠先生曰通其變然後可久故止則亂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既濟成功无所事也終止則亂恃濟而不為則事弛而日入於敝所以亂也

白雲郭氏曰小者皆亨故曰既濟小或未亨非既也既者皆盡之辭利貞者既濟以六爻剛柔皆當位而濟以是知其利貞也使不當位而可濟則非利貞矣六二柔得中也初二皆卦之始也故為初吉終止則亂者止謂難止則亂至也猶上六濡首

之厲是也難止則亂至有不至者何也蓋難止亂至者象當然也有不至者聖人維持之力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既濟自泰來豐九四變也泰兌為澤九二之四成豐四已濟險而小者未盡亨九四之五則小者亨矣於濟為既其卦三陰得位三陽下之大者既濟小者亦亨子夏傳曰陽已下陰萬物既成不曰小亨而曰亨小者大者之濟為亨小者而濟非為已也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

下之饑猶已饑之亨至於小則小大畢亨故曰既濟亨小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彖文當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脫一字此以三陽下三陰而言既濟也以陽下陰非正也亨之正剛君子也柔小人也剛柔不失其正君子小人各當其位无犯分躐等之非守既濟之道也故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此以六爻當位而言既濟也自泰至賁二復三變始於二之四成豐次四之五成既濟其終五之上

而成賁濟天下之難莫若剛過剛亦不可以濟失
人心也方濟之初以柔濟剛則其柔得中剛者為
用天下之難有不濟乎此既濟之初所以吉正則
吉也既濟矣上六變艮成賁艮止也止而不進不
復有為文飾而已濟終則極衰亂復起終以亂也
蓋其道已窮故曰初吉終亂彖曰初吉柔得中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終始時也治亂者道之窮通
也晉隋有天下不旋踵而亂不知終止則亂之戒

也易傳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此推原卦變以九五一爻言既濟之終始也在卦氣為十月故太玄

準之以成

易傳

新安朱氏曰濟下疑脫小字位當以卦體言初吉

指六二

本義

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

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亨如唐時貞觀之盛便向那不好去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

並語
錄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伊川先生曰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為既濟時當既濟
惟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
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水性下而居上火性上而居下交則
相濟是為既濟也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必生
於既濟之後故君子思患而豫為之防也成湯之

危懼成王之小姦皆思患豫防之謂也故卦言終
亂象言豫防爻有濡首之厲其義一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水火相逮而後濟天地之道以坎離
相濟以日言之日降則月升以月言之日交則月
合以歲言之寒來則暑往皆既濟也坎上離下既
濟矣然既濟之極水火將反其初故既濟之象未
濟藏焉君子不可不思慮以豫防其患坤土為思
坎為險難患也土防水也在既濟之時而防險難

豫也思患而豫防之則難伏而不作或曰五動坤

變坎成震體豫而未濟之象毀矣

傳易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

志銳也然時既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

一作
吝

故曳

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

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

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 既濟之

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極其義自无咎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既濟之初方出難矣是以有曳輪濡尾之象曳輪所以出難也濡尾以曳輪而濡也曳輪而濡尾則身出而難在後矣是以知其既濟也

既濟故義无咎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坎為輪初卦後為尾初九剛而離體炎上有應進於上其志必銳時既濟矣動而進不已必至於咎故戒之初動之四成艮艮為手曳

也坎輪在水火爻中火欲上水欲下亦曳也曳其輪不輕進尾濡坎水不速濟止之於初持重緩進以全其剛而不至於極則於既濟之義為得矣故

曰義无咎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本義

曳輪濡尾是只爭些

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不欲濟是要濟

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兮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只是畏

那寒了未敢便涉

語錄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而為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入者鮮矣以唐太

宗之用言尚怠於終況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中
反為中滿坎離乃為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可以
言易矣二陰也故以婦言第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
喪其第不可行矣二不為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
之喪第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逐者
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
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
雖不為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

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

一有為字

勸戒深矣

中正之道

雖不為時所用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第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六二柔而得中者也當既濟之時在我者得其位則不失已在人者得其應則不失人內外无失又何患於喪乎有喪亦有復故勿逐七日得也如是則六二之象有得无失而辭言婦喪其弟者蓋得失者消長循環之道方得之際失在

前也猶既濟之終必復於難君子思患而豫防之
勿謂其无喪而遂忘其喪也此六二所以言婦喪
其弟之義柔中婦之象爾雅謂輿革後謂之弟而
詩有輦弟魚服鄭氏謂弟之言蔽也故伊川曰婦
人出以自蔽者也而馮氏王氏皆為首飾未詳其
旨伊川曰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謂時變也雖
不為上所用而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坤為輿三坎為輪二之五離變震

坤離為文震為竹竹有文蔽車之前者第也離為
婦婦人乘車不露見有第乃可以行五於既濟之
時安其位无動而有為之意二雖有文明中正之
德不得遂其行婦喪其第也五坎為美脊之馬二
五相易震為作足之馬逐也五不下二二當以中
道自守故戒以勿逐逐則失其素守而不正七日
得自二數之至上為五復自初數之至二凡七日
以中道也中道者天地之所不能違故坤極生乾

七日必復而況人乎易傳曰自古既濟用人蓋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猶怠於其終況其下者乎雖不為上所用而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

今必行於異時

易傳

新安朱氏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

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

本義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
憊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惟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慾也故戒不可用小

人小人為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為也
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
剛發此義以示人為法為誠豈淺見所能及也 言

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无高宗之心

則貪忿以殃

一作殘

民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六險而應此處卦之未濟以終亂者
也故以此鬼方九三以陽居陽文明而正故用師雖
久困而必克小人用之取亡之道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既濟之時以陽當位備文明之德宜伐闇者也鬼方幽闇之國高宗有九三之德者也居斯時也必如高宗然後可以伐鬼方猶至三年憊而後克之是雖以明伐闇不可易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白雲郭氏曰高宗中興之賢君也鬼方至遠之伐也高宗之中興其為政事豈伐遠方而已哉故知鬼方之伐在高宗為小事也小事猶克之以見小

者亦亨也猶有三年之憊者既濟之難未至大亨也高宗中興所謂既濟之大亨矣鬼方小事猶且小人勿用則大者可知此其所以中興歟九三當

既濟方興之時故有高宗之象

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為鬼為方五坎為險帝繫有鬼方氏鬼方蓋國名小國於既濟之時恃險不來九五離體有戈兵用九三往伐之坤為年自四數之歷三爻三之上成巽巽為入入其險也上之三成坤

順也既入其險鬼方來順三年克之也克難辭也
九三剛正君子也上六之三柔而不正小人也高
宗中興之賢君伐鬼方氏之小國歷時之久至於
三年而後克之其力亦憊矣況用小人乎坎為勞
重坎憊也小人非貪慾不為其禍至於殘民肆慾
遂喪其邦故戒以小人勿用爻言勿用小人象曰
憊者聖人慮後世勤兵於遠託高宗久伐以濟其
欲勞民動衆三年克之雖高宗行之亦憊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

本義

高宗伐鬼

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以證此爻之吉凶又曰漢去古未遠想見卜筮之書皆存如文帝之占大橫庚庚都似左傳時人說話又曰夏啟以光想亦是夏啟曾占得此卦 問三年克之應也此言用兵是不得已以高宗之賢三年而

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先生曰言兵不可輕用也

凡爻中言人者必是其人嘗占得此卦

並語錄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為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 終

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慮既濟之時當畏慎如是

也並易
傳

藍田呂氏曰六二六四皆處二陽之間皆有正應
不私近比近不相得交來侵之二以居中履正不
以喪弟易其志卒得其所喪四居多懼之地備衣
衽以防舟之漏終日戒而不敢弛二不以已侵而
改其操四疑其將侵而謹其備也

白雲郭氏曰既濟思患豫防而六四又為多懼之

充為口戒也巽為不果疑也六四近君而正明於
防患資初九之賢彌縫九五之闕終日相戒如奉
漏舟不惟自竭而初九助之如有裳及衣袷塞其
漏苟可以豫防者无不為斯能濟乎重險矣制治
保邦之道患至而後慮之无及已心有所疑知禍
亂之源必先事而塞之乃保既濟之道故曰終日
戒有所疑也易傳曰不言吉者方免於患也既濟
之時免患足矣无復有加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既濟之時以柔居柔能豫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繻當作濡衣初所以塞舟之罅漏

本義

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豫防蓋是

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底人心不麤慮事細

密剛果之人心麤不解如此

語錄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伊川先生曰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祭祀

為義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
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亨誠中正
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濟極无所進
矣以至誠中正守之苟未至於反耳理无極而終不
反者也已至於極雖善處无如之何矣故爻象惟言
其時也 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二在下
有進之時故中正而亨則其吉大來所謂受福也吉
大來者在既濟之時為大來也亨小初吉是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東鄰上六也西鄰六四也過於濟厚也
幾於中時也祭而合禮雖薄受福九五既濟之主舉
上與下其義之得不言而著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剛中居尊既濟之主也保既濟
者不恃其全盛而恃其克誠物備而誠不至不如
誠至而物不備故誠信可以感鬼神而不能保其
邦家者未之有也

白雲郭氏曰大難既濟為之君者何所事焉惟祭

祀為先耳與萃渙二卦王假有廟同意牛祭祭之
盛者也禴祭祭之薄者也祭之盛者非無誠也然
以物為主祭之薄者非无物也然以誠為主物過
於誠則物勝誠而誠日以衰誠過於物則誠勝物
而誠日以著鬼神惟誠而後通物亦因誠而可薦
則祭祀之道誠在所先而物在所後明矣是以東
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象言西鄰
之時蓋君子誠之為貴方既濟之初未能備物為

亨是得其時也吉大來者既濟亨矣其吉方興而未艾是猶天保之詩言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其卒章言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爾或承謂之大來者如此伊川曰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泰震為東兌為西三四鄰也兌為刑殺坤為牛坎為血離為夏震為聲上為宗廟九二

之五有長子奉祀東鄰殺牛西鄰禴祭之象殺牛
盛祭也禴尚聲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也二五均
有中正之德然二未濟有進也九自五來二以虛
受故曰實受其福正吉陽為大吉大來也五既濟
无所進也盈則當虛故曰不如西鄰之禴祭也理
无極而不反者既濟極矣時已往矣五以中正守
之能未至於反而已易傳曰至於極則雖善處无
如之何矣易傳又曰伊川解既濟九五曰中實孚

也與虞氏孚實之象同又曰中虛誠也與郭璞筮
得中孚之需曰虛中象道若虛舟同也

說業

新安朱氏曰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
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
故其象占如此彖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

本義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伊川先生曰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陰柔處之
而在險體之上坎為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至於

濡首危可知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 既濟之窮危至於濡首其能長久乎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上六處既濟之極當終止之亂是以有濡首之危非可久於既濟之道也既濟之極難之始而未深也故但濡首而已惟聖人通其變而不至於極則无是危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既濟之極以剛處之猶恐其反六安其位而不變必有顛隕陷溺之患上反三乾為

首濡於坎水之中濟而至於水濡其首尾極矣濟之窮也其可長乎巽為長易傳曰既濟之終小人處之其敗可立而須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為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

本義

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曰有所疑也便不是好底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已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

不知如何先生曰然時運到那時過了康節所謂
飲酒醕酌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

思出來

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八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三三

坎下
離上

伊川先生曰未濟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
終焉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
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
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之義為卦離上坎

下火在水上不相為用故為未濟

易傳

先生過成都

坐於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焉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

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

酉室所聞云田夫釋耒者悞。

時氏

拾遺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伊川先生曰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惟在慎處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

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於濟汔當為仡壯勇之狀書曰仡仡勇夫小狐果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慎則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矣

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六十四卦終於既濟未濟者凡事之終始惟曰濟與不濟而已故以是二卦終焉先既濟而後未濟者猶泰之與否也泰極則否既

濟窮則未濟天道人事莫不然也聖人之為戒深矣既濟曰亨未濟亦曰亨者既濟之亨已然之亨也未濟之亨將然之亨也既濟言濡其尾而未濟亦言濡其尾者既濟之濡其尾以曳輪既濟而濡尾也未濟之濡其尾以小狐幾濟而濡尾也夫濟難大人之事豈狐疑小人之所以能哉宜其濡尾而无攸利此其所以為未濟也幾濟而濡尾不喪其生亦幸矣何所利乎若夫飛龍在天下

人之造何難不濟是以有不言所利之大

易說

新安朱氏曰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
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為未濟汔濟也幾濟
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本義

未濟

取狐為象上象頭下象尾

語錄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
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

五以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得中處未濟之時可以亨也 小狐汔濟據二而言也二以剛陽居險中將濟者也又上應於五險非可安之地五有當從之理故果於濟如小狐也既果於濟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於險中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始雖勇於濟不能繼續而終之无所往而利也 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而有與若能重慎則有可濟之理二以汔濟故濡尾也卦之諸爻皆

不得位故為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

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未濟有為而未有功也

白雲郭氏曰未濟知其亨者以六五柔中知其有濟是以亨也小狐幾濟未能出險之中故濡其尾无攸利未能終其濟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是以續終之事固非狐疑小人之所能也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相應雖處已有失然亦未嘗失

於人故得人之助是以有終亨之象而小狐之濟亦止於无攸利而已不然則凶及之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未濟自否來既濟之反也否塞之時六二之柔得中而上行天地相交否者亨矣柔而不中則介於二剛其能亨乎故曰未濟亨柔得中也此以二五言未濟也艮坎為狐小狐初爻也艮之初爻為小狐猶中孚之豚亦初爻也爾雅曰鱓沔也詩曰沔可小康鄭康成曰沔幾也四為坎險

五為中出險也初往之四幾濟而未及於五未出中也狐首輕尾重老狐聽冰負尾而濟其剛不息是以終濟卦以成卦言之上為首為前初為尾為後以畫卦言之初為始為本上為終為末上九剛也初六柔也小狐不度而進未能審慎其前則剛其後乃柔四坎濡其尾往无攸利以其剛不足不續終也然則濟險者其在於審慎始終如一剛健不息者乎孟喜曰小狐濟水未濟一步下其尾故

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此以初六九四相易言初六之柔不足以濟險難
也未濟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相應苟量力度時
慮善而動上下內外相與未有不濟者也故曰雖
不當位剛柔應也此以六爻申未濟有可濟之理
也在卦氣為十一月故太玄準之以將

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得中指六五言

本義

未濟與既濟

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模樣顛倒

了他曳輪濡尾在既濟為无咎在此卦則或吝或
貞吉這便是不同了 易不是說殺底物事只可
輕輕地說若是確定一爻吉一爻凶便是揚子雲
太玄了易不恁地兩卦各自說濡尾濡首不必拘
說在此言首在彼言尾大槩既濟是那日中衙晡
時候盛了只是向衰去未濟是那五更初時只是
向明去聖人當初見這箇爻裏有這箇意思便說
出這一爻來或是從陰陽上說或是從卦位上說

他這箇說得散漫不恁他逼拶他他這箇說得疏
到他密時盛水不漏到他疏時疏得無理會若只
要就名義上求他便是今人說易了大失他易底
本意周公做這爻辭只依稀地見這箇意便說這
箇事出來大段散漫趙子欽尚自嫌某說得疏不
知如今煞有退削了處譬如箇燈籠安四箇柱這
柱已是礙了明若便剔去得豈不更是明亮所以
說不可為典要可見得他散漫 問未濟所以亨

者便是有濟之理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曰然
小狐汔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
未出坎中不獨是說九二交通一卦之體皆是未
出乎坎險所以未濟 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
故不能濟蓋不相接續去故云不續終也狐尾大
濡其尾則濟不得矣

並語
錄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伊川先生曰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故為未濟火在

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於事
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於其所也

易傳

藍田呂氏曰火炎上而水潤下上下各當其所者
也

白雲郭氏曰火性炎上而在上水性潤下而在下
二氣不交不相為用是以為未濟亦猶天地不交
而為否也物之有可辨者如水火之性是也居方
者猶居上居下是也君子觀未濟之象而慎於辨

物居方者欲其所居各得交濟之道无若火在水上而不相為用也不然則物自各止其所在君子

何慎之有

易說

漢上朱氏曰未濟自否變否艮止也慎之象離為明辨也火陰物也居南水陽物也居北二物有相濟之理火上水下各居其所未濟也君子觀此慎辨萬物使各居其所有辨然後有交辨之以正其體交之以致其用不辨則不交有未濟乃有既濟

而未濟合既濟之象

易傳

新安朱氏曰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

審辨之

本義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在下處險而應四處險則不

安其居有應則志行於上然已既陰柔而

一无而字

四非

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

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

終不能濟可羞吝也 不度其才力而進至於濡尾

是不知之極也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初六未濟之始以柔居險之下不可
以有進也然上應於四不量其力陷溺於難不能
以自濟故濡其尾不可進而進宜有悔而曰吝者
私於其應不能忘懷以蹈濡尾之難終吝道也
白雲郭氏曰初六陰柔在下居險之中而上應九
四是則小狐欲濟之象然不能有終而濡其尾是

陰柔不足以有濟故吝也極至也度可至而至之智者之事不度才力而妄欲有濟是不知可至之道也无凶而止於吝者得其應以為之助耳

易說

漢上朱氏曰卦後為尾坎水濡之濡其尾也初處險下而上有應其志欲動在未濟之時剛動則出險於濟為得其分量矣極分量之極也初柔九二又以剛在前阨之雖有應可動而柔不能動吝也於是而欲濟是亦不知極也猶獸欲濟而力柔水

濡其尾則不能舉終亦不出乎險矣坎水為知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

其象占如此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

敬字今且闕之

本義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伊川先生曰在他卦九居二為居柔得中无過剛之

義也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為戒明事上恭順之

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乃

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
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猶當盡
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倒曳其輪殺
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好犯上一无上字而
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
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於六五則言其
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
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輪而

得中道乃正也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二剛中而應志在出險雖曳輪於險中猶行之不止中以行正其難必濟故曰貞吉濡尾曳輪在既濟則為始濟之象於未濟則為涉難已深之象故其義不同

白雲郭氏曰曳其輪者將以有行也九二以剛中之才居險難之中剛而有濟故曳其輪貞吉也夫六五之君柔中未能有濟必得九二剛中之臣相

與為應乃可濟矣是以有曳輪濟難之漸固守是道无不吉也中以行正者其曳輪也所以輔其君以有濟道之正也以九居二剛中之德也以中之德行道之正故曰中以行正也既濟初九曳輪而已濟者也未濟九二曳輪而將濟者也夫濟者宜有用舟之象而二卦皆言曳輪者以見濟難之時用力甚艱而後有濟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為輪二往五應艮為手曳其輪也

坎輪在水火爻之中水欲下火欲上亦曳也二中
也九二之五中以行正也未濟時六五柔處尊位
五所賴者九二剛中也剛非臣德之正也剛或好
犯恭順之道或有不足故戒以曳其輪則緩進以
盡恭順於臣為中於道為正行中以行正者正未
必中中以行正則盡矣易傳曰唐郭子儀李晟當
艱難未濟之時能保其吉者用此道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為能自

止而不進得為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 九居二

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

本義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則凶也必出險而後可征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也未可有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

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

三征則凶者以位不當也謂陰柔不中正无濟險之

才也若能涉險

一无險字

以從應則利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有強援於上故利涉大川非義躁進凶

之道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陰不當位不中不正執此以行
非止未濟取凶必矣居二剛之間所比者正當是
時也以不正進則凶比於正而濟乎難則利

白雲郭氏曰三非中正之才不足以有濟必欲力
征而有濟斯取凶之道也然二卦謂之濟者非獨
濟其身而巳有載上濟下之道故皆有曳輪之象
苟濟其身則為小狐之事也非濟之大者也六三
雖非中正之才而處險之上險不能害以之自濟
則可濟衆則不可是以雖征凶而利涉大川也征
凶以其濟衆也利涉大川自濟也必曰未濟征凶
言欲以未濟之道而征是以知其欲大濟也征凶

固不若九二曳輪之吉而利涉大川復優於小狐濡尾之吝以此見六三之才居初二之間特以不當濟難之位往濟則凶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處險中惟至剛乃可以出險六柔不當位未濟也以柔而行外援上九則乾首沒於坎中淪胥以溺之象雖正亦凶竇武何進是也故曰征凶三四非應當未濟之時三資其助四近而協力巽股出險利涉大川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也或疑利字上

當有不守

本義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

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

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

一无者字

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

為義力勤而遠伐至於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

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

柔故設此戒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

行其志吉而悔亡鬼方之伐貞之至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陽之德迫近至尊非正而吉悔所招

也初處險中叛而未一奮動討伐其勢必克堪上之

任是以有賞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與既濟九三皆離之體有文明之德利伐幽闇故皆曰伐鬼方既濟九三陽剛當位故曰高宗斯爻以陽居陰剛德不盛故必貞吉悔亡然後可以行其志震用伐者先之以威也不曰克之而曰有賞於大國者既濟九三強剛之質尚力以取勝斯爻不純以武修文德以服之不戰

而服故不曰克之而曰有賞也

白雲郭氏曰四居近君之位有剛強可濟之才而能固守居柔之貞是以吉也吉則未濟之悔亡矣故可以震用伐鬼方震用伐鬼方則其才足以遠濟非獨自濟其身而已故其君報能濟之功是以有賞於大國也必言三年以見未濟之時艱於有為也自古觀之舜有大功三十而後為天子禹八年於外而後平水土湯十一征而天下信之文王

九年而大統未集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未濟之難
如此則九四之三年有賞未為久也志行者上有
六五虛明柔中之君故九四得以行其志而有鬼
方之伐不然則自濟不暇又安能濟遠人乎既濟
九三與未濟九四皆有伐鬼方之象者二卦三四
為反對故其象同與損益二五言十朋之龜夬姤
三四言臀无膚其行次且同義稱高宗則知伐鬼
方為小亨言震用則知伐鬼方為大事矣係乎其

人大小不同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居四有悔動而正正則吉而悔亡
四動體震震為威怒坤為鬼方坎為險四近君剛
而明有濟之道初恃險未順四用其威怒以入其
阻伐鬼方也自三至初歷三爻坤為年三年而後
順克之也克難辭艮山坎川坤土田賞之象坤四
為國陽為大有賞於大國非貞吉悔亡其志行於
上下乎二卦言伐鬼方者借此以明必濟之義天

下之弊固有盤結而難去者四凶頑民歷世既久
乃能去之故曰貞吉悔亡易傳曰古之人用力之
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力勤而遠伐至於三年
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四居柔
故戒以此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
則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
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為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

本義

益損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

未濟與既濟說伐鬼方亦然不知是如何

語錄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伊川先生曰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其處得中虛其心而陽為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無不足也既得真正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以此而濟无不濟也五文明之主故稱其光君子德輝之

盛而功實稱之有孚也上云吉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時可濟也 光

盛則有暉暉光之散也君子積充而光盛至於有暉

善之至也故重云吉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六五離明之體居尊履中光之盛者然柔而不強或流於不正故貞吉然後无悔然後全其君子之光光達於外而有暉則離德克矣故曰有孚吉凡言悔亡者已有悔而今使之亡也无

悔未有悔而不使之有悔也

白雲郭氏曰六五柔中文明之君虛已而有容故
賢者樂為之輔以濟天下之難是以九二有曳輪
之吉而九四有鬼方之伐也人君不以尊位自居
而樂於虛已待賢固守是道宜其吉而无悔矣貞
吉而无悔是以未濟之悔可亡於九四也為君之
德孰有光於是者乎此其所以為文明之君有孚
虛中也虛中故能尊賢而容眾是以吉也上言貞

吉始之吉也下言有孚吉終之吉也此所謂能續
終者也昔文王之為君也徽柔懿恭所謂柔中也
光於四方顯於西土非君子之光乎至於得賢而
用之則有若虢叔閔夭散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
以為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故在詩則文王獨
稱大明而在易則未濟六五亦獨為君子之光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五文明之主柔居尊位悔也虛中

而下九二二往五正以剛濟柔故貞吉无悔坎為
光君子之光謂九二也五離為明二與五應光明
相燭有孚也暉者光之散管輅曰日中為光朝日
為暉朝日初出其光暉散也言二五未交其德暉
之所及已孚於上下則吉濟險難者君必剛正臣
必有不言之信然後委任篤下无間言功濟天下
而无後患不然凶必至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

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
有光輝之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 暉者光

之散也

並本義

上九有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
首亦不知節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之
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為躁而為決明能燭理剛能
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

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无極而自濟之理故止為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獲入於凶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未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於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則於有孚為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奈何而故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 飲酒至於濡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義命也能安則不失其常

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飲酒而至於濡首不節之甚也其必失

此樂也有孚

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以剛居未濟之終濟未濟者也
既濟則无所事而佚樂矣无事佚樂之志形於外
可以飲酒而无咎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无事佚
樂之志形於外飲酒可也不知其節至於濡首則
有孚之過也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

白雲郭氏曰六五有孚於賢者故為君子之光上九有孚於飲酒適足自養而已安能有濟哉然自養者獨善其身雖无大咎至於難將及已濡首而不變是不知道進退存亡之節者也向之謂有孚今則失是矣上九剛明之才可用而不知變故聖人之辭戒之如此昔伊尹始則耕於有莘之野終則幡然而改所謂知進退存亡之節者又安有濡首

之失乎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孚於三三震坎為酒上反三成兌
坎流於兌口有孚於酒也三之上得正无咎也未
濟之極无極而自濟之理非剛健之才得時得位
上下孚應終不濟也上九君子有才而不當位與
六三相應而无可濟之資以其有孚矣相與飲酒
樂天順命以俟可濟之時則於義无咎上反三乾
首濡於酒中則從樂耽肆亦不知節矣坎兌節之
象也有孚若然失是義矣晉魏之交士多逃於麴

蘖无濟時之志以故世復大亂聖人之戒不其深乎易傳曰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奈何而故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為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

本義

問居未濟之時未可動作初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

不進所以貞吉曰也是如此大槩難曉某解也且
備禮依衆人說 又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大槩
未濟之下卦皆未可進六三未離坎體也不好到
四五已出乎險方好上九又不好故曰濡首分明
只是狐過水而濡其首今象云飲酒濡首皆不可
曉舊嘗有人著書以彖象文言為非聖人之書只
似是這樣處頗費分疏所以渠有是說 未濟看
來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兩爻不

如此六五得中故以為吉上九有濟時之才又當
未濟之極可以濟矣却云不吉更不可曉 問未
濟上九以陽居未濟之極宜可以濟而反不善者
竊謂未濟則當寬靜以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皆
能靜守上九則極陽不中所以如此先生曰也未
見得是如此大抵時運既當未濟雖有陽剛之才
亦無所用况又不得位所以如此

並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八